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发现之旅

DISCOVER

凝望土楼

.....
探秘福建神奇民居

吴荣水 著



DISCOVER 2000

DISCOVER

世界上的
一切

THE DISCOVER CHANNEL

发现频道

1999.12.1



发现之旅

DISCOVER

凝望土楼

探秘福建神奇民居

吴荣水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秘福建神奇民居:凝望土楼/吴荣水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3.10

(发现之旅丛书)

ISBN 7 80653 425-3

I. 探... II. 吴... III. 民居—简介—福建省 IV. 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0551号

图片摄影:

江清溪 赖长新 赖永生 卢茂林 李金城 梁 为 冯木波
陈春庆 简裕勤 陈碧信 吴 洁 高南君 刘以南 许应华
林艺谋 蓝智伟 黄溪河 谢永德

责任编辑: 蔡 安

版式设计: 覃 江

封面设计: 覃 江

责任技编: 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东省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深圳市泥岗西路泥岗村)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ravel-publishing.com

广东旅游网

www.gdtravel.com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东华南路118号B201室

邮编: 510100 电话: 020-83860700

联系人: 王雯 邹亚洲

960 × 1240毫米 32开 5.25印张 94千字

2003年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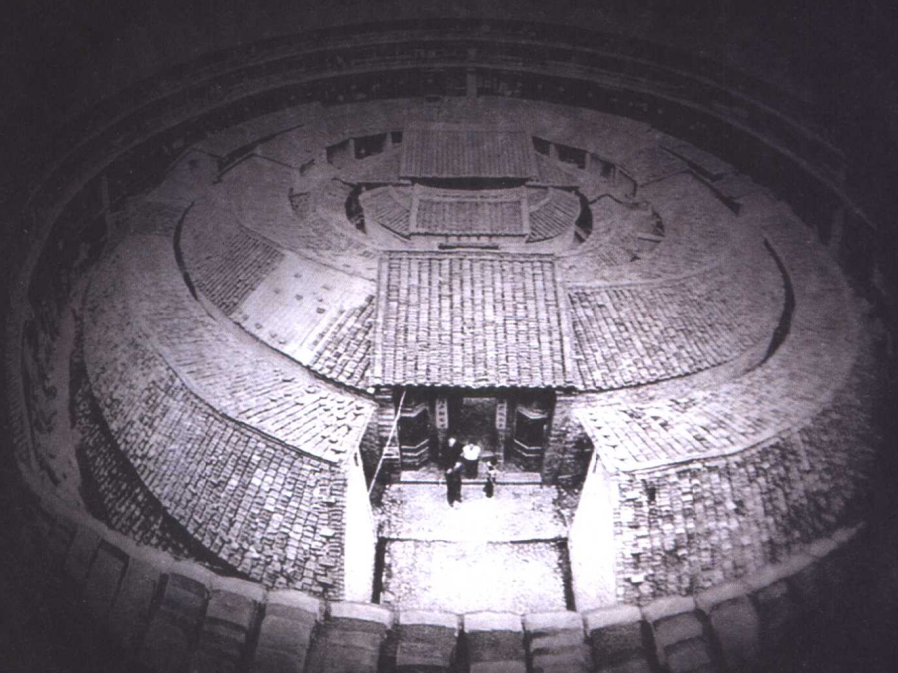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5.00元

凝望土楼

● 主要景点示意图





凝望土楼

Ningwang Tulou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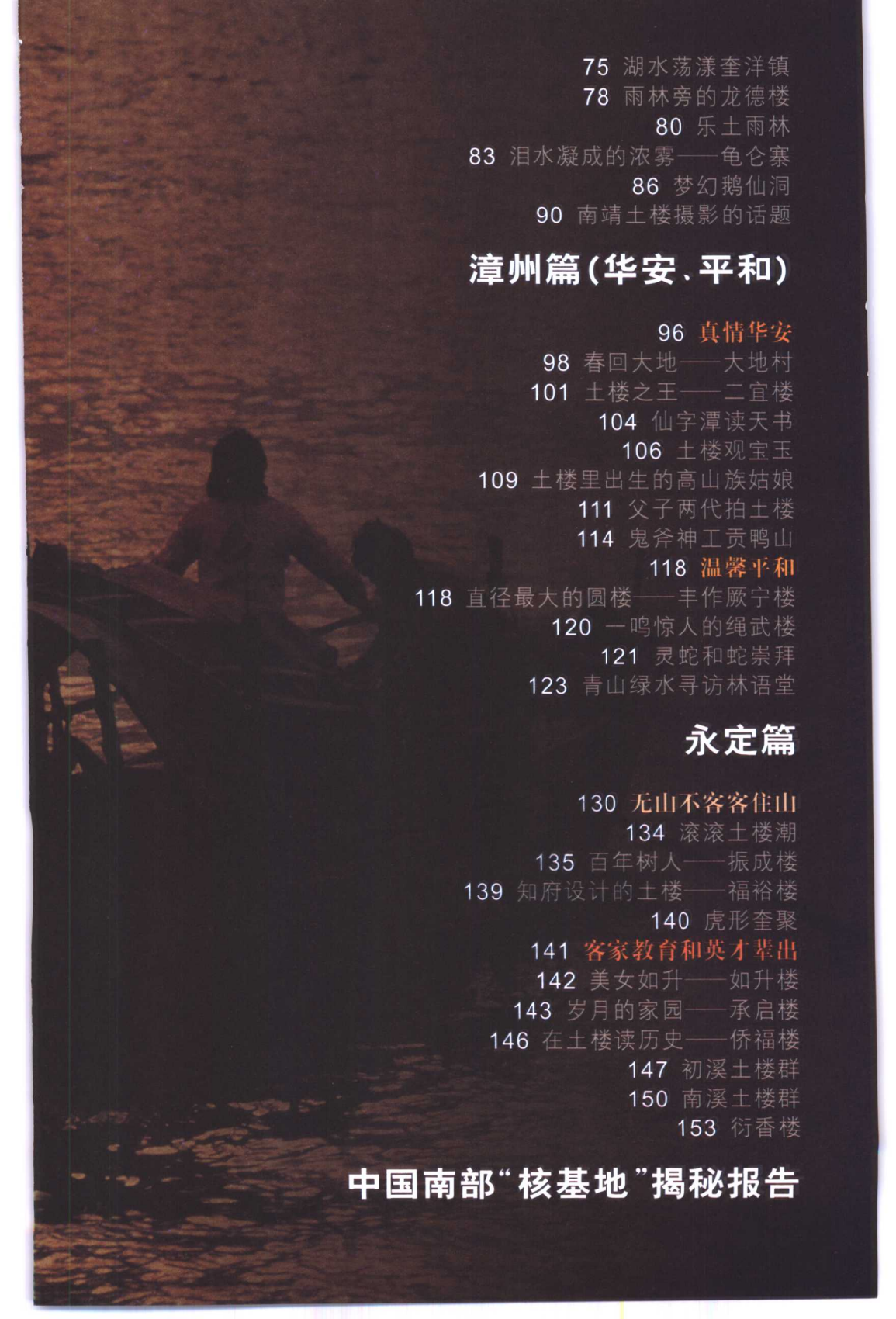
序

青山里的风景

- 永远的家园 10
- 客家人的土楼 12
- 漳州人的土楼 14
- 土楼人家 17
- 土楼固若金汤 20
- 土楼建筑艺术 22
- 圆形土楼 句号 问号 惊叹号 24
- 土楼与风水 26
- 土楼风水林 28
- 奔走在南靖、永定和华安 29

南靖篇

- 小城也风流——山城镇 35
- 虎啸土楼 37
- 温泉旁的土楼 40
- 兰香飘荡的山谷——南坑镇 43
- 袖珍土楼——翠林楼 44
- 月弓形的石头贯楼 46
- 云雾天岭客家人——书洋镇和梅林镇 48
- 风云龙潭楼 49
- 山中江南塔下村 51
- 谜团重重的土楼——裕昌楼 53
- 美丽的田螺坑 56
- 春绿秋红南欧村 58
- 最密集的土楼群——河坑土楼群 61
- 石桥土楼群 63
- 顺裕楼 64
- 花开梅林 67
- 诗书弥漫怀远楼 68
- 土楼与台湾 72
- 九龙江畔看土楼 74

- 
- 75 湖水荡漾奎洋镇
78 雨林旁的龙德楼
80 乐土雨林
83 泪水凝成的浓雾——龟仑寨
86 梦幻鹅仙洞
90 南靖土楼摄影的话题

漳州篇(华安、平和)

- 96 真情华安
98 春回大地——大地村
101 土楼之王——二宜楼
104 仙字潭读天书
106 土楼观宝玉
109 土楼里出生的高山族姑娘
111 父子两代拍土楼
114 鬼斧神工贡鸭山
118 温馨平和
118 直径最大的圆楼——丰作厥宁楼
120 一鸣惊人的绳武楼
121 灵蛇和蛇崇拜
123 青山绿水寻访林语堂

永定篇

- 130 无山不客客住山
134 滚滚土楼潮
135 百年树人——振成楼
139 知府设计的土楼——福裕楼
140 虎形奎聚
141 客家教育和英才辈出
142 美女如升——如升楼
143 岁月的家园——承启楼
146 在土楼读历史——侨福楼
147 初溪土楼群
150 南溪土楼群
153 衍香楼

中国南部“核基地”揭秘报告

序

序

建筑就是文明。我们还处在原始状态最远古的祖先们是谈不上有什么建筑的，从直立人开始的人类发展史，几百万年间，我们只发现了人类依靠天然山洞、自生树林等等在自然条件下生活过的遗址，我们还找不到祖先留下来的建筑物。当人为的建筑物开始在地球上出现时，不仅标志着人类正逐步走向文明，也意味着人类最初级的文明阶段已经开始。智人来到了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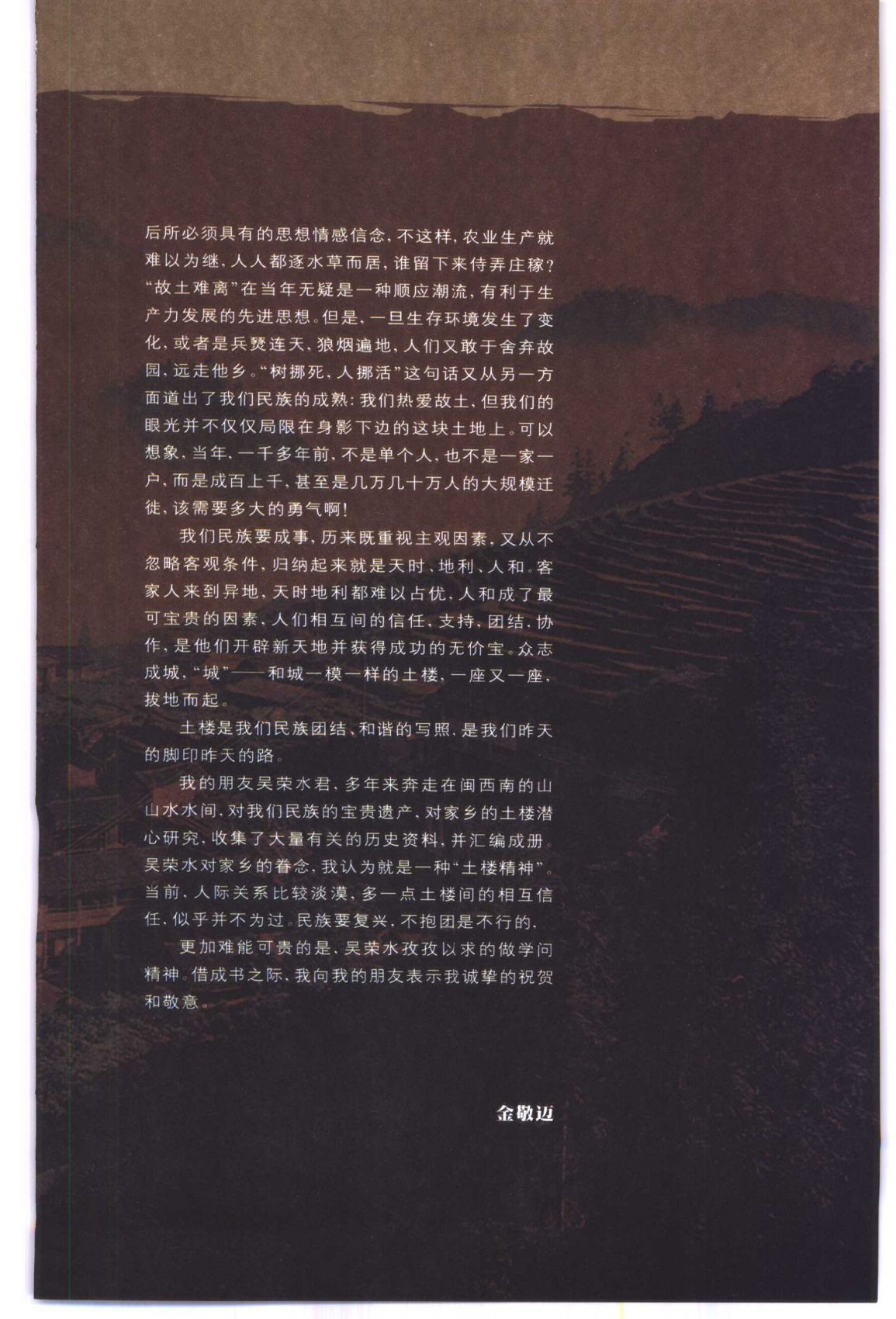
建筑又远不只是文明。建筑是一切思想、政治、文化、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等最重要的标志和载体，建筑保留下来了，这一切也就被传袭下来，一句话，建筑就是历史，而且是最重要最生动的历史。

研究建筑物是我们了解过去，追溯以往的最科学最可靠的手段之一。

长城是历史的见证。金字塔是历史见证。斯巴达、雅典古城是历史见证。它们岂只是记载了历史，它们是文明古国不可或缺的证明书。侧耳细听，无言的长城，静静的金字塔正回响着几千年前的喧闹和辉煌。

最早出现于唐末宋初的闽西南土楼，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以其造型和谐、完满、独特，给人以美的享受，它的实用性、合理性更令人赞叹。一千多年来，它还不断地向我们昭示着什么。

客家人群的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已经充分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开拓精神和为适应生存环境改变而勇于拼搏的优越本性。“穷家难舍，故土难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这看似保守的思想内涵，实际反映的是人们对土地的眷恋，对于农业国的老百姓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土地更为重要的呢？故土就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立足地，那是不得须臾离开的。固守一方热土，是人类摆脱单纯的游牧状态，并开始正规的农业生产



后所必须具有的思想情感信念,不这样,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人人都逐水草而居,谁留下来侍弄庄稼?“故土难离”在当年无疑是一种顺应潮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但是,一旦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兵燹连天,狼烟遍地,人们又敢于舍弃故园,远走他乡。“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话又从另一方面道出了我们民族的成熟:我们热爱故土,但我们的眼光并不仅仅局限在身影下边的这块土地上。可以想象,当年,一千多年前,不是单个人,也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成百上千,甚至是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迁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我们民族要成事,历来既重视主观因素,又从不忽略客观条件,归纳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客家人来到异地,天时地利都难以占优,人和成了最可宝贵的因素,人们相互间的信任、支持、团结、协作,是他们开辟新天地并获得成功的无价宝。众志成城,“城”——和城一模一样的土楼,一座又一座,拔地而起。

土楼是我们民族团结、和谐的写照,是我们昨天的脚印昨天的路。

我的朋友吴荣水君,多年来奔走在闽西南的山山水水间,对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对家乡的土楼潜心研究,收集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并汇编成册。吴荣水对家乡的眷念,我认为就是一种“土楼精神”。当前,人际关系比较淡漠,多一点土楼间的相互信任,似乎并不为过。民族要复兴,不抱团是不行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吴荣水孜孜以求的做学问精神。借成书之际,我向我的朋友表示我诚挚的祝贺和敬意。

金敬迈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建筑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文斯·安德烈考察福建土楼之后的评语

“似黑色的UF0自天而降，又似蘑菇拔地飞腾而上”。

——日本建筑学家茂木计一郎《福建土楼考察报告》的开篇语

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一件事情让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坐立不安，食不甘味。这天，他接到国防部情报局送来的一份注有“绝密”字样的报告文件，上面写着：根据我们的每天七次通过中国上空的KH-22卫星报告，在东经116度50分～117度19分，北纬24度36分～25度10分方位，即中国南部福建省的600平方公里范围有1500余座不明性质建筑物，呈巨型蘑菇状，与核装置极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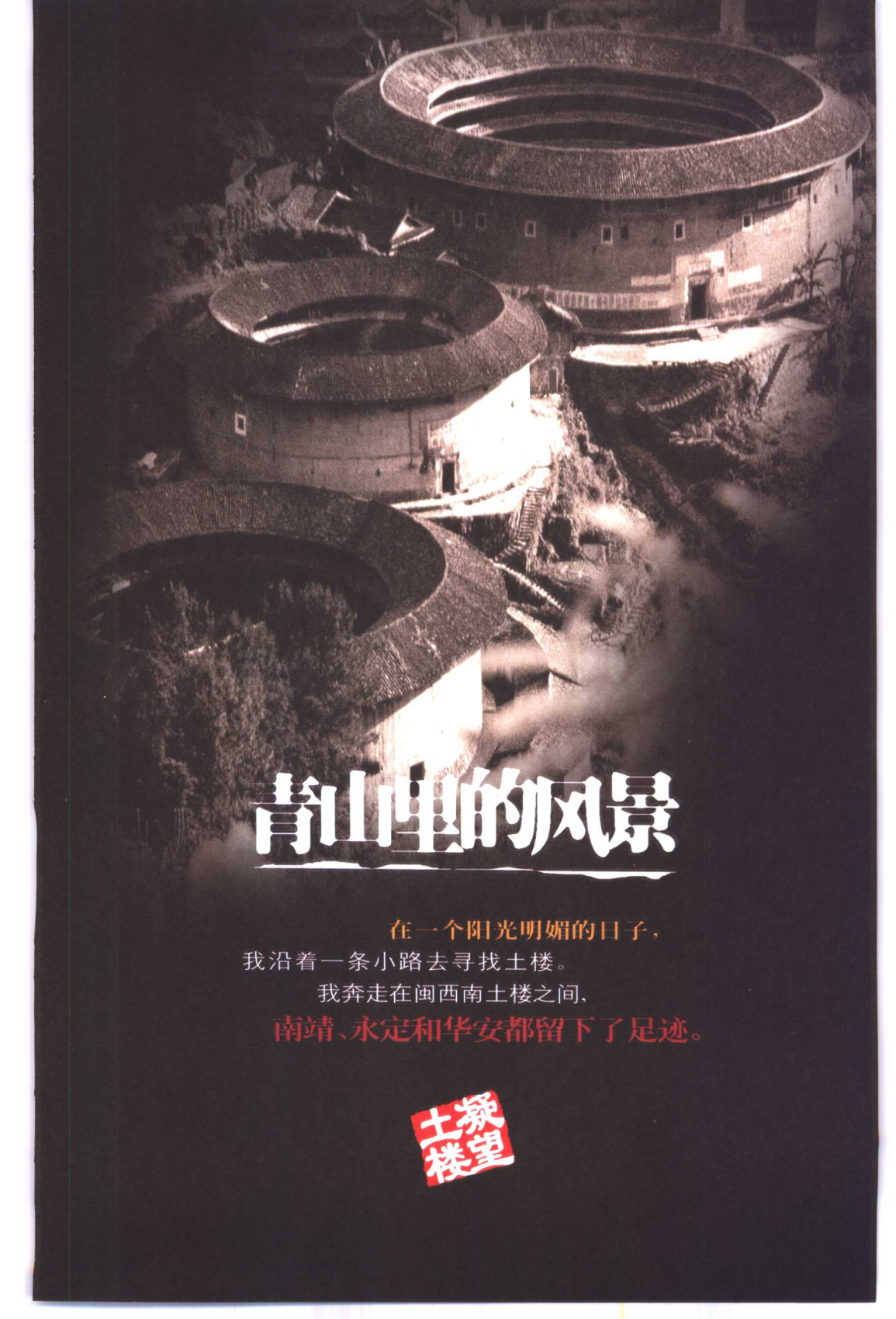
这很可能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核基地！

新的越顶卫星系统已使云层与黑暗不再成为障碍，其视力可穿透高大建筑物，但对这1500座可疑建筑物毫无办法，无法查明它们内部情况，可见中国核能研究已登峰造极……

因此，查清这些可疑建筑物性质十分必要。

里根总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怀疑自己是看花了眼睛，搓了搓眼睛，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白纸黑字，确实没有看错！事关战略头等大事，里根总统当即派遣两位富有经验的间谍老手乔装打扮，费尽心机潜入中国南部的福建山区调查。事情终于大白天下，在中国南部有规模如此巨大的核基地，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这些所谓核导弹装置原来是中国古老的建筑——福建土楼。

这件事情近似荒唐，但阴差阳错，它却使一千多年来隐藏在深山之中的福建土楼名扬天下。



青山里的风景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沿着一条小路去寻找土楼。

我奔走在闽西南土楼之间，
南靖、永定和华安都留下了足迹。

土楼凝望

有人说，土楼很普通，

普通得像风像水像泥土；

有人却说，土楼很神秘，

你置身其中而忘却自己的存在；

更有人说，土楼是一位智慧长者，

任何再年老的人站在它之前，

就觉得自己像小童，

那样无知，

那样浅薄。

.....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去寻找土楼。小路是青石板砌成的，年岁久远，石板中间已经被行人的脚印磨成了几道深深的印痕，十分光滑，明亮，两旁脚印不到的地方却长着浓密厚实的青苔，如绿毯。小路上山腰，居高临下，只见山下出现几座圆形的巨大楼房建筑，如朵朵硕大的蘑菇，黑色的屋顶，黄褐色的墙，中间有一个宽阔的天井，大小足可以和一座正规的足球场相比较。几百年来，它们悄悄耸立在这群山环抱的浓荫中，不为世人所知。

啊，伟岸的土楼！

屋顶上的瓦片密密麻麻，在阳光下闪烁着幽幽的光泽，瓦缝之处，长出成行的小草，小草开了花，有的已结成一粒粒豆子般的小果。墙很老了，开裂成网状的小沟，有小鸟飞进飞出，想必其中有它们的暖巢。缕缕的炊烟飘荡在上空，天井里晒着黄灿灿的谷子。不见楼内有人走动，许久，才见一个老人，赶着一只同样上了年岁的老牛，慢悠悠慢悠悠地出了楼门，向楼外的青山走去。





一旦为世人所知，福建土楼就显得年轻起来，掩饰不住她们的欢乐，就像这群嬉水的客家男孩。

啊，古老沧桑的土楼！

山那边有鼓乐声传来，花丛之中闪出一支迎亲的队伍，前面是吹奏喜乐的乐队，红色的大鼓上书写着“庆余楼”三个大字，分外显眼，这是一支土楼迎亲队。新娘很美，身穿红嫁衣，那个红，红得灿烂，把路边的红花比得羞闭了花瓣。新郎英俊，容光焕发，眉间洋溢着得意的神气，话语如笑声，真是天下第一幸福人。新娘身后是伴嫁的女友，她们和新郎家的伴郎一路唱着歌：

“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啊，
朝前走，莫回头……”

山路颠出歌的节奏与韵律，歌在山中旋转，山在歌中起伏。他们想模仿大西北歌王，放开喉咙，大声吼叫，也唱个飞沙走石，惊天动地，但任凭他们如何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吼不出那份黄土高原黄尘呛成的嘶哑，听起来却是湿漉漉的，软绵绵的，甜丝丝的，完完全全的南方小调。

啊，土楼，年轻的土楼，欢乐的土楼！



山村里有鼓乐声传来，花丛之中闪出一支迎亲的队伍。⑨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大家庭，也是一个社会。

永远的家园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小社会。
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
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共同居住在一起。
如同一座热闹城市。

山路不经意地拐了个弯，眼前出现一个狭长的谷地。

一条河流明闪闪地穿梭在谷地其间，几十座土楼像星星般撒落在这条绿色的长廊里。土楼建在河流两侧，依地形而筑，圆楼、方楼、椭圆楼、马蹄形楼、曲尺形楼……林林总总，开阔平坦之地建筑的是又圆又粗的圆楼和挺拔不群的方楼，山坡上的土楼倾慕皎洁的月光，也把自己筑成半月形，和天上的月亮遥遥对望，竞相媲美。山顶也有圆楼，四周包围着密密的竹林，这圆楼四周低，中间高，恰似一把雨伞，张开在绿海之中，笑着狂风和暴雨。

我趟水过河，沿着河边石阶上岸，走进一座土楼。天井的一眼水井边，有一位姑娘在洗菜，向她打听我要寻访的主人家。

她抬起头，笑着说：“他是我二叔，在家哪。”

“来客人了！”她扬声声音，向楼上喊着。

土楼里各家纷纷有人出来，站在家门看是谁家的客人，进了哪户的门，然后争相与我打招呼，问长道短，主人脸上泛着自豪和欢欣的颜色，不由我分说和阻拦。主妇已经快手快脚地点火做饭，时间尚早，先煮了一碗大大的米粉煮猪肉做点心，上面撒上黄澄澄的酸菜丝和红红的尖辣椒，吃得我满头大汗，胃口大开。真正到了吃饭时间，各家都端来了一碗最好的菜，满满地摆了一大桌，菜一上桌，主人就提来了一只青色的大酒坛，里面盛着家酿的米酒，在我面前倒上满满一大碗。土楼有规矩，客人喝了一家敬的酒，也得喝其他家敬的酒，叫做不偏心。米酒用纯大米做的，度数不高，但也醉人，在热情得像火一样的土楼人面前，有谁不喝上两碗三碗的？

饭后，在天井里摆上茶具，沏上茶，人们围拢前来喝茶聊天。一座土楼里竟然住了这么多的人，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居住在一起，它如同一座热闹城市。人们和睦相处，彼此都以辈分相称呼，或叔伯婶婆，或兄弟姐妹，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大家庭。



一个狭长的谷地，几十座土楼像星星般撒落在绿色的长廊里。

福建省永定县是客家土楼的集中地，很有特色，是中国的文化瑰宝。



客家人的土楼

客家土楼

他们放下身上的包袱，
抓起一把肥沃的泥土在手，说：
“不走了，我们就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家！”
单家小屋建成连屋大楼，
这种楼房建筑以当地的泥土为主要材料，
都有高大厚实的夯土墙，所以，人们把这种楼叫着土楼。

土楼与客家民系形成有很大的联系。

唐末宋初，中原大地战争频繁，兵荒马乱，生灵涂炭。那时，黄河及其支流几乎每年旱洪灾不断，还有虫灾、瘟疫，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往水草丰盛、适宜居住的地方迁徙。人们越过黄河，渡过长江，一直向南前进，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据史书记载，唐朝安史之乱，战尘蔽日，有数十万人从中原来到南方定居；黄巢领导农民起义，树起旗帜与朝廷对抗，烽火连年；同时，蒙古贵族铁骑从北方席卷中原，狼烟四起，黄河岸边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原更为动乱，又一次掀起汉民南迁的高潮。

我抚摸着土楼斑驳的老墙，眼前似乎呈现千年之前那风尘滚滚的一幕幕，一群群人拖儿带女，跋山涉水，一路猛兽出没，强人抢劫，瘴气弥漫，一个个亲人倒在了迁徙途中。心在流血，心在战栗，心在呼唤，家在何方？

迁徙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悲怆，更何况这迁徙断断续续相沿将近一千年。终于有一天，一支中原人，一路奔波来到福建西南部的永定县和南靖县地界。这里有山岭阻隔，自成独立的盆地，且面临东海，气候温和，真是个好地方！他们放下身上的包袱，抓起一把肥沃的泥土在手，说：“不走了，我们就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家！”

人们称这些南迁的中原汉人为客家人，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